



## ■ 作家故事

## 越活越通透的阎纲

□ 梦萌

“通透”一词本意是形容没有杂质，干净透明，通风透气，引申为对事物了解透彻，做人做事表里一致，人情练达，世事洞明。在我看来，通透就是透明。

作家或作品以“透明”示人的例子不少，如汪曾祺“透明与滋润”的意象美学、莫言“透明的红萝卜”的象征性、残雪深层结构的“纯”与“透明”……这种“透明”亦即“通透”的理念，基本特征就是追求高度真实、高度透明。然而真正从理论到实践达到“通透”者，大约除作家、评论家、编辑家阎纲而无出其右者。在现实生活和文学生涯中，他时时处处都表现出那种童稚、率性、纯粹、敏感、天真、赤诚、通透等天赋秉性。知世故，明世故，却不世故。看透自己，看透世界，更看透人生。概括起来就是：思想的通透，文心的通透，情感的通透。

## 思想的通透

我与阎纲老师相识于20世纪90年代初，当时我的长篇小说《爱河》刚刚出版并由陕西电台长篇连播，此时他恰好回老家探亲，我专程去礼泉拜访了渴慕已久的他。我自然没忘记赠送《爱河》给他，他欣然接过书，说他在广播上听到了，并热切地向我表示祝贺。经过半天的交流互动，他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：温文尔雅，和蔼可亲，长得不胖不瘦，说话不急不躁，走路不紧不慢，是关中人常说的“刚板硬正”的那种人。

三十多年后他离开京城，走上一条文化助乡的道路。我多次拜见阎老师并精读了他新出版的两部著作，对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又增加了“坦诚通透”的新感觉。他虽已九秩高寿，然言行态依旧，精气神依旧，一颦一笑都充满孩童般的纯粹。他常以此为傲，自谓“活到老，学到老”。

2019年，阎老师回老家探亲时，突然改变主意，告诉乡亲们：“老汉我不走了！”他从此告别了京城舒适的生活

## ■ 传承

## 漆艺高手

□ 傅立勇



这是位于贵州省大方县县城边上的一间工作室。只见一个身着彝族传统盛装的花甲老人，左手端色盘，右手执笔，正在一只两米高的花瓶漆坯上勾、皴、点、染。一盏茶的工夫，一对五彩斑斓的红腹锦鸡跃然瓶身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冲出画面，发出清脆的叫声。

巧的是，这位漆艺高手正好姓高，本名高友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“彝族漆器髹饰技艺”代表性传承人，也是省级劳模。高光友爽朗健谈，待我说明来意后，便“自曝”底细：“我既不是科班出身，也没有家族传承，不过为了生计半路出家，误打误撞干了这一行。”

原来，高光友自小就爱画农民画，还拿过不少奖项。到了25岁经人推荐，进了大方漆器厂当起临时工。彝族漆器制作有50多道工序、80多个环节，高光友从零起步，虚心求教。为了学习难度较大的炼漆、作坯、镶嵌、绘画、描金、刻银、研磨等工艺，他常常在其他工友下班后，一个人待在车间里反复琢磨。

“半路出家，还能干得这么好，有什么诀窍吗？”我问。

高光友呷了一口绿茶，打趣道：“诀窍谈不上，倒是一点体会：干这行不能太循规蹈矩。”他讲起一段往事。那时候，他还在当学徒，与师父一起琢磨，将现代材料与传统技艺融合，在漆器原隐花、明花工艺的基础上，研发出了“漆器快速堆鼓技艺”。由此，把一块巴掌大的图案加工成5毫米厚的“浮雕”，耗时从原来的1个月时间减少到4个小时左右，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，还增强了传统漆器的立体感。

后来漆器厂改制，高光友还是舍不得手中的“漆饭碗”。有一天，一位外地客户找上门来，要定制一套仿古的“一桌四凳”。这对经常使用皮胎做碗、碟、瓶、壶等小型器物的高光友来说，不啻一次挑战。但他用了不到一年时间，就把仿古的木胎桌凳交到了客户手中。在工作室旁边的展厅里，我见到了这套桌椅的复制品：造型古朴，漆面锃亮，图案绚烂，散发着精致的漆彩之美。

2008年，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大方县“彝族漆器髹饰技艺”榜上有名。高光友深受鼓舞，同时感到责任重大，因为最困扰他的，是传承人的问题。

“漆器制作工序复杂，一个简单的布胎作品

## 文心的通透

阎纲老师的《我还活着》《我在场》是一对姊妹篇，也是他完整的“心灵史”和“人生绝唱”。这两个由主谓词组构成的书名，如同他的人和作品一样，是那样真实、纯粹与通透。“我还活着”，“活着”二字代表他生而自信，活得明白。这既是对命运的叫板，也是对恶人的贬斥；既是对亲人的抚慰，也是对自己的赋能。“在场”，则指见证和互动。“我在场”，在什么场，怎么在场，和谁在场？……如是，一次次见证，一次次说。

阎老师历经风雨，精耕文坛七十余载，是我国文学艺术领域名副其实的打动人。他先后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，参与过《文艺报》《人民文学》《小说选刊》《中国文化报》等八家“国字号”报刊的创刊和编辑工作，主编和参编了诸多文学艺术典籍，创作出版了数百万字的个人著作。他的笔触涉及古今众多文学艺术大师，扶持帮助过的文学新人不计其数，文学主张、文艺思想和审美取向影响了许多人。

他对雨果《悲惨世界》“善恶观”的引申和情感共鸣，对老舍《茶馆》“单看语言文风就很绝”的美誉，对柳青《创业史》“文学社会史”和“理想国、心灵史”的褒扬，对冰心“杂文的散文笔法”的拥趸，对王蒙“小说情人”的深度探究，对蒋子龙《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》的鼎力举荐，对陈忠实《白鹿原》“诗魂在精神”的赞许，对高晓声系列小说中“陈奂生性格”的新发现……多少名家及作品得到他深刻而准确的解读和推荐。

他的文学风格独特，在“制地菜”的结构和节奏基础上，追求一种“天女散花”式的审美效果。具体表现现在，一是贴近现实、贴近生活、贴近心灵，真情实感；二是接地气、通人脉、踩热点，颇具针对性和亲和力；三是思想深刻，直击人性的痛点，给人以启迪；四是篇幅短

小精悍，语言通俗晓白，多有金句警句，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他曾说：“我的教训大于经验，与其回答我怎样写，不如回答我想怎样写，这样才更深入，追求也在其中了。”他强调：“通感能够突破人的思维定式和语言的局限，增强文章的艺术表达效果。通感突破感官的局限，使美感更加丰富，也让读者各种感官共同参与和感悟。”

他谈到柳青遗作《在广野里》时说：“在这广野的四顾茫茫的道路上，人们到底如何前行呢？该如何‘提出自己的问题’呢？作家又该如何进入‘提问式写作’呢？这些仍然是21世纪的中国作家严肃思考和回答的问题。”他很重视西方文论中的“接受美学”，认为作家、读者必须彼此投缘，感知感应，双向互动。他认为小说评论重点是人物，“通过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剖析对文本进行审美判断。剖析人物应着眼于内心冲突、情感反差这一从多元对立到统一元统的变化过程”。对不健康的文艺思想和社会现象，他敢于直言，语言犀利，直揭黄龙。在娓娓而谈中，一个个作家及其作品一起被置于无影灯下。

这是怎样通透的文心啊？

## 情感的通透

在散文创作上，阎纲始终主张“素材要真，细节要真，感情要真”。他的作品之所以为广大读者喜爱并屡获大奖，正是因为这三个优势。在他心中，乡情永远是一壶饮不尽的陈年老酒。无论写父母还是叔伯弟兄，无论写儿时的百草园还是老家的“孔乙己”，无不浸润着自己对家乡故园的殷殷深情和眷恋。

他回乡后与他的大哥同住养老中心，大哥住三楼，他住二楼。他很重视亲情，常常上楼为大哥请安，送吃的。他对本地作家十分爱护，先后走访了盲人作家、戏曲作家、农民作家等数十人次。有位高中教师出身、靠摆地摊供儿子读书

阎纲

的徐良才，创作了近百万字的书稿，却无钱也无门路出版。阎老师得知后无比惋惜，对他进行了13次家访，一边帮其修改书稿，一边千方百计促成出版。一部《打工路上》，既让徐良才老人实现了终生夙愿，也使人间从此多了一则佳话。

在困难的日子里，阎老师的母亲一人管娘和婆家两户家务。当发现小弟弟头顶扎进一枚钉子时，当两个弟弟哭着要跟她去婆家时，当侄女远嫁，亲人分离时……她再也无法忍受，回到屋子里大声恸哭。后来阎老师常跟人说，母亲是被眼泪淹死的。母亲哭得真切，阎老师写得真切，读者感受也很真切。这就是文学的魔力。

最让人惋惜的是，阎纲老师的女儿阎荷英早逝，这将他推入了至暗时刻。他的女儿多么活泼可爱而才华横溢啊！年仅38岁，正是出成果和享受人生的辰光，病魔却纠缠了她整整两年。她长期住院，两次手术，多次化疗，输血、打吊针、抽腹水、被下病危通知书……阎纲老师就这样死守在病房，和女儿一起承受炼狱般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。为了拯救女儿的生命，他还曾偷偷喝尿，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尿疗试验，但最终失败，对女儿的病情毫无作用。他在女儿病情危急之际，多次亲吻她的前额，当女儿被送进太平间时，他的最后吻别让众人泪抛。后来，阎老师为女儿创作了《我吻女儿的前额》《三十八朵荷花》《美丽的夭亡：女儿病中

的日日夜夜》，情真意切，感人肺腑，读者无不感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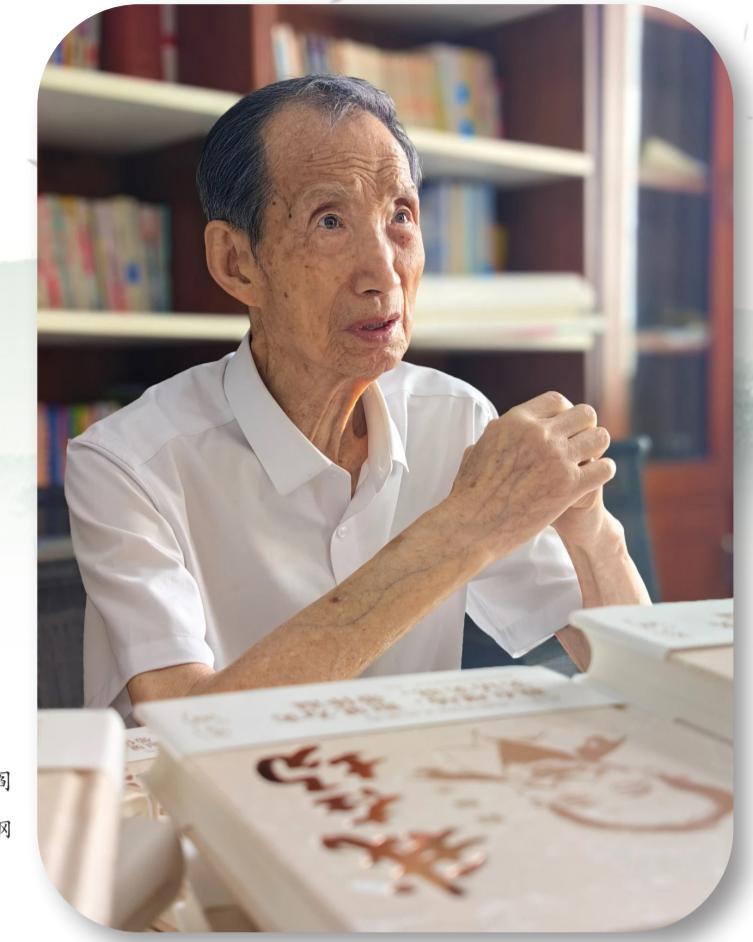
还有一件令人感动的事，是阎纲老师与被称为“中国报告文学的保姆”的前妻刘茵老师的情感纠葛。对此，阎老师始终充满愧疚，自认此乃他的人生“走麦城”和感情“炼狱”。结局却出人意料且感人，堪称“破镜重圆”，虽然这个圆不是家庭的团圆，而是感情的回归和圆满。他们各自完成了救赎和包容，心是相通的，感情是相融的。互相想念、互相走动、互相照应，直到刘茵溘然仙逝，他们用真情谱写了一曲令人悲喜交加的爱情挽歌。特别当有作家要将这些隐情付诸报端时，周围朋友多持否定态度，阎老师却超然达观，超越世俗观念，不但同意发表且将题目改为“阎纲的忏悔”，同时自我解嘲地告诉作者：“给刘茵安魂，棒打薄情郎。”

这是怎样通透的情感啊？

“光辉通透夺星耀，蟠潜惊奋斗蜃蛟。”

记得在一次聚会中，阎老师对我说：“文学是人学，人的情欲学，动人心者莫先乎情。文学是理想融入天赋的合成，无天赋即无创新，无创新即无情感。”他还讲了苏格拉底临终对好友的嘱托，“我欠了伊斯科莱普斯一只鸡，你一定替我还给他！”可见阎老师自省之心何其良善，为文之道何其坦然，做人做事何其通透！

祝愿阎纲老师越活越通透，九秩精彩，期颐成真，永葆生命和艺术青春。



## 一杆老秤

□ 罗大伦



一杆老秤，斜倚在客厅窗角的储物柜里。秤砣上积了灰，秤杆上的铜星也黯淡了许多。这是过去乡下老家的宝贝，如今已无人问津。

儿时的乡下老家，唯此一杆计量之器，父亲用它称大米、谷糠、黄瓜、胡豆等农作物以及鸭鹅等家禽。那秤虽旧，却是家中最值钱的物件之一。每次赶集归来，父亲总是用一块破布擦了又擦，然后悬挂在屋壁上，防潮防蛀。

那杆老秤是木制的，十六位秤，能称30斤。所谓“十六位秤”，是指它的计量单位是“十六两”为“一市斤”，计算起来要复杂一些。秤头部吊着秤钩、秤盘，秤盘是铜片做的；秤尾包着铁皮，一个椭圆形的铁巴掌吊在秤杆上，根据秤杆上的铜星小圆点，称出斤两。日积月累，秤杆已磨得油亮。秤砣是生铁铸的，黑黝黝一块，形如南瓜。

儿时的夏日，父亲起得很早，从自留地里摘下一背篼黄瓜，用几片树叶盖上，将老秤插在背篼里，便背到县城去卖。农贸市场，买菜的婆婆、大娘大部分是城里人，看到黄瓜青皮上还带着露珠，十分欣喜，围了过来。讲好价钱后，挑出几条黄瓜放到秤盘里，父亲用粗糙的手指拨动秤砣，秤杆便上下颤动。跟着父亲进城的我常常蹲在一旁观看，见那秤杆平平的，父亲就把细细的秤砣往前挪一挪，直到秤杆往上翘时，父亲才大声报出几斤几两，洪亮的声音中透露出乡下人的慷慨大方。买菜者眼睛盯着秤星，口中却问道：“够不够斤两哟？”父亲便弯下身，将秤杆放到她们面前说：“放心，你以为我是买来卖的哟。”那

些买菜的婆婆、大娘看到秤尾翘得老高，脸上虽然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尴尬神色，眼睛却笑得眯成一条缝，连忙掏出钱来递给父亲，父亲赶快找补零钱。偶尔也会遇到刻薄之人，硬说这秤不准，父亲不与争辩，默默将黄瓜再添一些进去。我看着生气，觉得父亲被人欺负了，欲与那人理论。父亲却笑了笑，一把拉住了我。

有时候市集上人声嘈杂，十分拥挤，父亲将秤砣装在裤包里，有人来买东西时，才摸出来称货。父亲说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市场上人多的时候要防止老秤被偷。有一回，父亲忙着介绍货物时，老秤果真被人偷了。父亲一连两天不言不语，饭也吃得少。所幸第三日早上独自进城，黄昏回家时竟把秤找了回来。原来小偷偷了我家老秤后，刚开始两天不敢进城，第三天拿去卖，恰巧被父亲发现，认出来后，一把抓在手里。小偷不认账，说父亲诬赖他，说这秤就是他家的。那些平日里爱买父亲黄瓜胡豆蔬菜的婆婆、大娘围了过来，七嘴八舌地帮忙做证，说这秤就是父亲的，她们都认得。小偷见势不妙，要我父亲等着，说去找人做证，丢下老秤就悄悄跑路了。父亲教育我说，吃亏是福，平时卖东西时多给那些婆婆、大娘一点便宜是不会吃亏的。再后来，有了电子秤，能精准至克。父亲却觉得没有意思，依旧用他那杆“十六位”的老秤。

父亲去世后，老秤被我带到城里，放在储物柜里作个念想。偶尔翻到，便想起父亲拨弄秤砣的模样。那杆老秤平与不平之间，称出的是斤两，显现的却是一个庄稼人朴实憨厚的人生。

## 記錄